

扒炕与抹墙

□朱乃波

我从小就住火炕,直到十多年前,搬进楼房才告别火炕,我对火炕有很深的感情。

东北人和火炕有着不解之缘。人说关东有三宝,我说土炕应算一宝。北方的火炕,是一项伟大的发明,在锅里烧火,热气通过烟道由炕面散发热量,有效地利用能源,解决了冬季供暖问题。

家乡过去的火炕,多数人家是用土坯垒的,长年烧火,炕洞里积了许多灰,炕面坏的下面,烟道的墙上挂上了许多的烟垢。要想锅灶好烧,火炕放热,每年秋天就要扒一次炕。

扒炕要先做好准备,用从黄土地拉来黄土。还要准备好羊搅。用麦秸做羊搅最好,柔软还有韧性。后来生产队不种麦子了,就用稻草。我家附近没有水田,就要到远处去弄羊搅。有一年我家扒炕没有羊搅,我就骑自行车到离家12里的莲花乡舅家取回几捆稻草。把稻草用铡刀铡成四五厘米长,和泥时,撒一层羊搅,用锹撒上一层黄土。这叫翻土。翻完土后从一侧刨个坑,往里倒水,光着脚用二齿子和泥,和两遍,再浇点水。第二天再和一次泥,浇上水,第三天早晨就可以扒炕或者抹墙了。

扒炕一般都在中秋节之后。扒炕时要打开门窗,把屋里的东西都遮盖好,然后用二齿子刨开炕面,把炕面坯一块块起出来,放在窗台或者炕沿上,然后清理烟道。把炕洞灰掏出来,炕洞灰很多,也很轻,往出掏时,灰就四处飞散,所以动作要轻。有时能掏出两三筐灰,掏完灰后,要用旧菜刀或者泥抹子,把炕面坯上面的烟垢(也叫烟烟)刮掉,烟垢粘得很结实,有时候需要用力砍

才能掉。

清理完炕面坯,就可以铺炕面了,炕面坯一定要翻过来用,要放平,不平的地方用干泥片垫好,如果有损坏的,一定要更换新坯。隔几年就要脱一些炕面坯,留着备用。炕面坯之间的空隙,要用干泥片堵上,砸实,不然炕不爱干。然后开始抹泥,把缝隙抹严实,炕面抹平整。

扒炕这活儿又脏又累,弥漫的灰土熏眼睛,呛人。手、胳膊和脸上都脏兮兮的,特别难洗。

抹完炕面就开始烧炕,烧炕时要用好柴火猛火烧。同时要把扒炕时的干泥片砸碎和一堆泥,这是熟泥,抹炕面不裂。炕烧到七八分干时,抹二遍泥。抹泥之前要仔细观察,看看有没有漏烟的地方,如果发现有缝隙,要用锤子砸实,然后再抹泥。等到半干时,再用泥抹子压光,使炕面变得更平整、光滑。

扒炕时可以用木头火烤玉米吃,用大锅烩玉米、土豆、茄子,打点辣椒酱,拌点大葱,非常好吃。扒炕时,父母在家搭板铺住,我和姐姐就到邻居或者小伙伴家住几个晚上,等炕干了再回家。

扒炕用不多少泥,剩下的泥就用来抹墙。抹墙之前要先把墙面清理一下,有缝、离层的墙面要铲掉,墙根下要铲出一条小沟。

抹墙时,要上上往下抹。我家东西两侧山墙比较高,我站在梯子顶上,把小泥桶卡在梯子横木上,然后一只手抓住房檐,另一只手去抹泥,初步抹平,然后再用泥抹子抹平。时间长了,腿都发软,抹山墙是最累人的。再往下也要几步一挪梯子,很费事。一个人抹三间房需要两天左右的时间。抹完墙要把墙根用土埋上,

防止墙底下翘边。

有一年秋天抹墙,还有一块没抹完,天就黑了。妻子让我明天再抹,我说剩不多了,今天必须完成任务。我让她点上蜡,给我照亮,终于把墙抹完了才吃饭。

土坯房的墙是很重要的,要经常维修。有一年秋天,我要抹墙时,发现东北角柱脚(支大柁的立柱)部位,墙体从上到下出现一道裂缝,我用斧子把墙的底部砍开,仔细一看,由于柱脚底部长期受潮,已经腐烂,用斧子一碰直掉渣。我走到远处观察,房子的东北角已经变低,出现下沉,于是我当天就借了一个千斤顶,找了几名亲友,第二天把东北角的墙拆了,柱脚的根部已经完全腐朽了,往旁边一扔就摔掉一截,此时大柁完全靠山墙支撑。我们换了一块柱脚石,在旁边立起了千斤顶,千斤顶上放了一根立木,缓缓向上支起大柁,我真担心发生什么意外,还好,大柁支到了理想的高度,然后抬来一根老榆木,量好尺寸,在顶上锯了一个方榫,安到大柁的卯里,用大锤把柱脚打到正位安好,这下房子的高度东西一致了,我也放心了。大家又把墙角坯砌上,山墙出现的裂缝用坯堵上,再抹一遍泥就很好了。

岁月流逝,沧桑巨变,现在农村人们居住条件不断改善,都住上了砖房,再也不用抹墙了,炕面是水泥板的,下面是空的,几年掏一次灰就可以了。或者是用砖搭的花洞炕,从炕沿下起开几块立砖就可以掏灰,非常省事。

过去那种扒炕抹墙的劳动,只是留存在老一代人的记忆中,与之相伴的是那些繁琐与快乐往事……

冬雪 (外一首)

□简然

秋天渐进式走过
雪来了
没有预想的那样猛烈
推窗的瞬间,
我看雪的心情
和雪一样
一层一层叠加
静静地,暖暖地
压在秋色之上

生灵万物都在积蓄能量
收敛锋芒
而我
则准备围着炉火
煮酒品茗,抚摸记忆
讲述遥远村庄的童话

初雪

雪的前奏是雨
时紧时疏一夜的雨
那片山间落叶里
生长出来的村庄
在风雨中飘摇
没入杂草之中
瓦砾和空气中
残留的记忆
等待着一场雪覆盖
这是我昨夜的梦境

晨风,将初雪吹落
以绵软、迷乱的身姿把
秋色裹藏
推窗的瞬间,
我看雪的心情
和雪一样,
一层一层叠加
童话般的世界
静静的,暖暖的

走出梦境,踟躕在雪中
漫天的绵软和迷乱
记忆中的村庄和白雪
倾覆下秋的斑斓
交织在一起
冬天的萧索已经迫近

秋的告别
是喧嚣、热闹的去
静美、安祥才是绝唱
收藏的结果
是增加的年轮
轮回的记忆就此留下
最庄重的印记
是结束,也是开始

那年冬天,那只苏雀

□王爽

儿时记忆里的隆冬季节,天空总是灰蒙蒙的。即使是晴天,太阳也显得有气无力。房前屋后叽叽喳喳的麻雀,大多到生产队的场院里觅食去了。偶尔会有一两只乌鸦或喜鹊,不知从什么地方飞过来,落在村头的大树梢上,叫上几声又飞走,反倒将悄无声息的村落衬托得越发寂静。

就在这寒冷的天气里,常常有一种与麻雀相似的鸟,成群结队地飞来。听大人说,这鸟叫苏雀。我知道麻雀喜欢吃麻籽,所以叫麻雀,又称老家贼。但苏雀为什么叫苏雀?有人说,它们是因喜欢吃苏子而得名,我认为这个说法很有道理。

有一天,父亲收工回来,

眉毛和胡子上挂满霜花。父亲走近我,从棉袄的怀里掏出来一只苏雀,说是从捕鸟网上救下来的。在家里枯燥无趣的我见到苏雀,乐得直蹦。苏雀的羽毛没有麻雀的颜色深,稍淡一些,头部的绒毛是深红色,肚皮则是黄色。

父亲说苏雀性格温顺,可以家养,但我家并没有鸟笼子。后来奶奶想出个办法——找来一个微型柳条筐,筐口上缝一块旧布,然后把苏雀

放进去,同时还放里边一棵谷穗和一碟水。苏雀并不怕见人,也不像麻雀那么脾气暴躁。我每天都惦记它是不是缺少食水,常常透过小筐的缝隙,静静地欣赏它。

这只苏雀,在我家度过了一个温暖的冬天,它也温暖了那个冬天的我。

春风吹来的时候,大地渐渐披上绿装,室外已有了暖意。一天,父亲对我说:“这只苏雀再这么在筐里圈着,将来

就不会飞了。现在外边暖和了,它也容易找到吃的了,应该把它放生。”

我有些不舍。但父亲态度坚决,我只好含着泪不情愿地把小筐递过去。父亲把苏雀从小筐里拿出来,走到外面,张开了手。我紧随其后跟过去,看到苏雀从父亲的手里飞起来,落在门前的篱笆尖

上,叫了几声。但它并没有急于飞走,一直在扑打翅膀,似乎在向我们告别。

过了一会,它张开翅膀,纵身一跃,终于飞了起来。我鼻子酸酸的,目送它越飞越远,飞成了一个影影绰绰的小黑点。后来小黑点也不见了,可我仍站在那里呆呆地望着远方……

地
土
黑